

南史卷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

劉穆之

曾孫祥從子秀之

徐美之

從孫湛之湛之孫孝嗣

孝嗣孫君舊

傅亮

族兄隆

檀道濟

兄韶

韶孫珪

韶弟祗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爲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夾船旣而至一山山峰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

之卽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呌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爲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諮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立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立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

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僞如廁卽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旣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爲守蕃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

從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
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
里言謔皆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
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
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
譏之穆之曰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
欲叛也帝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
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旣不能留意
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
嫌大旣足有所包其勢亦偉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

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苟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護軍司馬加丹陽尹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人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爲

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
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
之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爲
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
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
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
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
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
彌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
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

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
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
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豪負公義熙十三年
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聞問驚慟哀惋
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
臺而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穆之前軍府
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
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奏天子曰臣聞崇
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勲執策在
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

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
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
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勲實洽朝野識量局
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贊盛化緝隆聖世忠績未究遠邇
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旣備寵靈已泰臣伏思
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旣殷內難亦荐時屯世
故靡有寧歲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
豈唯讜言嘉謀溢于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幙造
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
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

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
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
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
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旌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
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
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帝受禪每歎憶之
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
艱難未容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曰致千
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

元勲追封南康郡公諡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櫝柳江氏兄弟戲之曰櫝柳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殺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櫝柳一斛以進之元嘉二十五年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所長子慮之嗣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

稱臣去任便止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
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
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歆之
因數孫皓歌答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旣不勸汝
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鰕魚嘗詣孟
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
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
見嗽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
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刀斫妻奪爵以
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廟墓

不修削爵爲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楊死不殯
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以泥洹
輦送葬爲有司奏事寢不出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爲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貨
楊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
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
邪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
等侯卒諡曰恭子瑀字茂琳始興王濬爲南徐州以瑀
爲別駕瑀性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
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邁以瑀與之款

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
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
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啓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徙
邁廣州瑀性使氣尚人後爲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
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
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
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
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
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
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

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
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
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
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
日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
漢耳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後爲吳興太守侍中何偃當
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
與偃絕族叔秀之爲丹陽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
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
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懽躍叫呼於是亦卒諡曰

剛

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敞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爲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議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
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
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
惡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
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
酒少時卒

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
姚令秀之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渚忽有大蛇來
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之東海何
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

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感不歡宴者十年宋景平二年除
駙馬都尉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
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
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孝武遣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
豐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
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
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
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元凶
弑逆秀之卽日起兵求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
事寧遷益州刺史折留奉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